

# 人隨風過，自在花開 花又落 再讀李重重

文／鄭乃銘 圖／尊彩藝術中心

繪畫，  
能教我們看這個世界；  
是細看而非只是隨便瞧瞧。

——羅斯金(John Ruskin, 1819-1900)



李重重 大地之韻 水墨設色、紙本 186×96cm 2016



李重重 怒放的生命 水墨設色、紙本 68.5×139cm 2014

### 她官階上尉退役，卻對藝術戀戀不忘

1947年，李重重5歲，隨著父母從大陸遷移到台灣，那個時候全家是落腳於台南。李重重的父親李金玉，原本畢業於北平美術學院。儘管到了台南之後，父親進入台鹽七股鹽場工作，繪畫的事就只能是在生活裡最禁不起的現實撞擊的夢想。雖然如此，童年時期的李重重，確實是被父親的畫筆帶著來看這個世界的。父親總是很堅持地在每日工作之餘，提筆畫畫，這樣的習慣卻養成李重重個性裡的堅定與執著，那是對自己興趣的事物；不管日子是怎樣，都應當把它植入心裡、化為常態。

李重重說，長大之後，進入台北政戰學校藝術系唸書。「當時，同學有很多女生，她們可能不習慣離開家，總是會因為想家而哭。可是，我就不哭。不是我不想家，而是我覺得自己離開家那麼遠，為的不就是想要讓自己能夠更好嗎？我想畫畫，我也喜歡畫畫，這是我興趣的，再怎麼辛苦、再怎麼想家，我也要把該學好的學好。我就是不哭！」、「那個時候，有的同學確實也因為太辛苦，半途就退學。我是在1965年畢業，學校規定女生畢了業還得再服役4年才能退休。我自己則整整服了6年役，最後是以上尉退休。那個時候，我們除了自己美術方面的專業得要學之外，遇到有慶典、閱兵的活動，我們也得要參加，沒日沒夜的操練確實是夠累人。對於像這種事，有的人覺得太辛苦，也有的人覺得能夠被挑選去參加是一種榮譽。我想，我對自己所選擇的事物之所以能夠堅持且不輕易動搖，遠一點固然是受父親的影響，近一點則會是來自在政戰學校受教育的這段時間所鍛鍊成的吧。」

### 電視台、學校、兒童美術班…… 都讓她發現藝術充沛能量

離開了學校、卸下了軍職，李重重也並不是旋即就選擇當一位職業畫家；在工作的過程當中，倒是都能保有自己對藝術方面的興趣與表現。她到藝工總隊、到中華電視台……，工

作內容幸運地都能延續對於藝術的專長和愛好。那個時候，華視屬於軍方系統，李重重在當時由知名的薇薇夫人所主持《今天》節目，出任的工作等同於現在的美術設計。當時電腦還不普及，電視節目上的美術設計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小至節目上的字幕卡書寫、大到節目需要訪問關於美術方面的專業知識，李重重還得披掛上陣接受訪問。但她在華視一待就待了12年。12年的時間在電視台，她所看到與所接觸到的，都是當時社會最具有時尚性的現代事物；李重重在日後面對自己創作表現能夠勇於嘗試力求改變，跟這段工作時間也有若干連接關係。「我後來到復興美工教書、到國語日報教兒童美術，或者當年報紙副刊文學風氣鼎盛、需要為文章繪製插圖……，我認為；這些工作都成為我之後專心從事創作，卻不願意只是接受一成不變的繪畫表現，都是很重要的基礎。尤其，教學生的這段經驗，我更能看到面對藝術，自己應該如何拋棄成人一些既定的慣性，而勇於去接受許多自己可能沒有想過的表現或變化。年輕的學生與小孩子的繪畫，給了我很大的啟示，同時我也很明白感受到，一個人對藝術方面的悟性，這是一種天生，而非出自一種環境的訓練就能達到。」、「藝術，這種東西，你有沒有悟性、或有沒有天份，都能夠從你在創作的過程中，很清楚被看得出的；因為，當你有悟性，你很容易觸類旁通、很懂得在一個基礎點上勇於去嘗試、攀越。我看著好一點的學生，都有著這樣的特質。」

### 每一個自然風景都具備健全、純粹、 永恆的正能量

李重重在教學的這個經驗與感受，讓我想到英國藝術批評家、也是一位社會改革家羅斯金說過的一段小故事。羅斯金是個非常喜歡把學生帶到戶外的老師，有一回就帶著學生們到鄉間旅遊、寫生。但面對學生的寫生，羅斯金卻以「不忍卒睹」四個字來形容。他忍不住對學生說：「我認為你們看到的要比



李重重 春意鬧之一 水墨設色、紙本 88.5×69.5cm 2013

畫出來的東西重要。我教畫的目的，是希望我的學生學著去愛大自然；而不是教他們盯著大自然去學習畫畫。」

事實上，李重重與羅斯金在對藝術的態度上，是有著殊途同歸的精神性。李重重在自己的過往經驗裡，充分體察出藝術最真摯的表現，應當來自於一份天然的本質，那可以是人的悟性、當然也可以是如孩童般毫不矯飾的看視萬物的心。至於，羅斯金則要求學生要先去愛大自然，而不是只去臨摹大自然。這兩個人都崇尚一種出自內心對待事物的看法，而不是只去選擇別人的方法來成就出自己被推崇之處。

羅斯金要年輕的學生懂得向大自然學習。而對李重重來講，她則是走進大自然；不單純只是一種學習，更是面對大自然學習思考與思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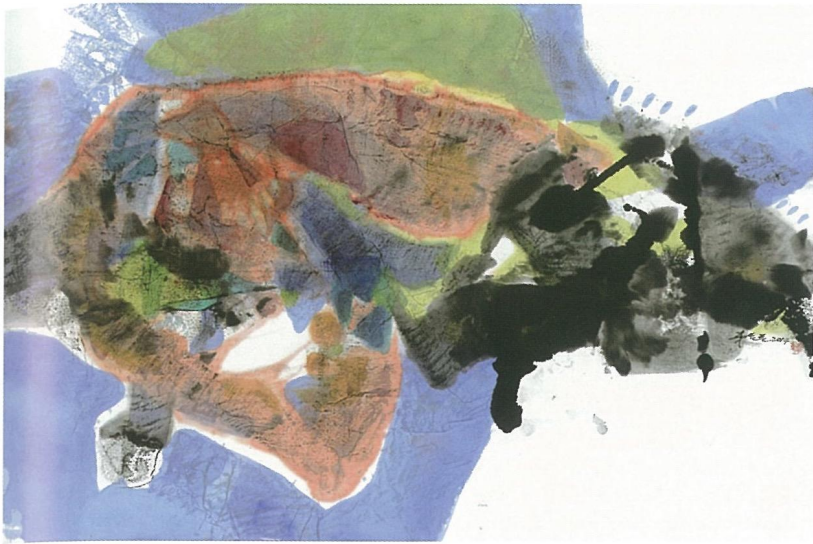
家庭，給她信靠；傳統美學教育，則給她思變思創的基石

分析李重重這麼多年所塑造出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，我歸納出兩個主要的關鍵點：第一，她的家庭給了她最豐厚的倚靠與自主權。李重重自己就說：「從學生階段到結婚，後來與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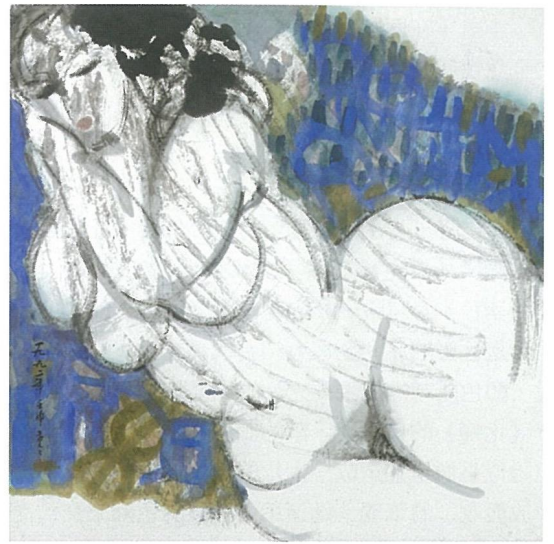
術界的同儕之間參與展覽、交流，我的每一個階段角色，家庭所給的支持和自主，都是推湧著我不固守自封的主要力量」。第二，她學習美術、一路所領受的傳統美學教育則是她另外一個重要基礎，這個基礎足以讓她在不同階段的旅行中，不斷累積出一股力量讓她透過觀察、思考，而有了能突破傳統的不破不立衝勁。她說：「如果沒有傳統的基礎，我如何能有能力去改變？去創新？去追求一個新的可能」。這樣的話，似乎呼應了羅斯金對學生講那番話背後的精神。羅斯金鼓勵學生要有自己的思考與判斷。但所謂的自主性思考能力與判斷，其實就是得先建立在必須有既定的基礎內力，才能夠知道該往那個方向去思考。

如果，面對的題材沒有感動我；我如何畫出感動人的作品

李重重喜歡旅行。但，法國數學家也是宗教學家巴斯卡(Blaise Pascal, 1623-1662)在他那本《沉思錄》書中，不就有句名言說：「如果我們對實物不以為然，畫得再怎麼像、再如何令人激賞，也是沒有用的！」這話，儘管已經是多年之前所



李重重 化蝶 水墨設色、紙本 59×90.4cm 2014



李重重 思 水墨設色、紙本 69×69cm 1992

說，但此刻再聽，似乎是講給李重重聽、也似乎是對她的藝術給予的一種穿越時空的讚賞。

我在李重重不同階段與體裁的作品表現上，看到她是如何在運用傳統能量、如何轉換傳統與跳脫傳統。假設，她在政戰藝術系的時候，不是分別受教於傳統水墨及西畫的訓練，假如沒有這個基礎能量，勢必不利於去尋求改變。

在她早期的現代水墨人物主題方面，這個主題所出現近似素描性的人物，「景」的結構並不是那麼明顯，筆下所展現出來的人物，不管是單獨一人或者群體，都具備豐腴的體態、滿月的臉龐。李重重充分掌握住水墨的「水」和「墨」的交疊與衝撞，讓筆觸可以細如髮絲，甚至也如同沒有過於潤澤的乾筆走勢，她就讓這樣的筆觸在行走間，慢慢地消失在整個構圖的線條鋪陳之下，可是卻充足保留了對主體輪廓的描寫。我稱這種筆觸為「出走」。但這樣的筆觸又因得到墨的淋漓與韻染，而絲毫沒有失去了構圖的完整度。這樣的筆觸表現，到了後來她在風景題材上，都能看到更嫻熟的傳達。

李重重筆下的素描人物，不是像常玉(San Yu, 1901-1966)運用中國書法的筆觸。1920年代，當常玉來到了巴黎，表面上，常玉固然是想要探索異國文化。但他初來乍到，常玉本身的文化背景，似乎也讓當時巴黎群雄盤據的藝術界，更想藉此看看常玉的藝術是如何透露出中國文化的異國情調。常玉毫不保留將自己學習書法的慣性，以一種無法壓抑的熟練筆觸帶出他到目前都是經典的「人體風景」，那是對中國傳統書法用筆的一份最直接的歌頌與對文化思鄉的表懷。

同樣道理，換到李重重的人物表現，李重重不只是用筆來結構人體，對那個時候她來講，她或許還沒有如此深切感受到「人體風景」的真髓，更或者李重重還沒有以結構的立體性來架設她所描繪的人體。李重重透過清逸的筆觸，似有似無地遊走來勾勒出輪廓，墨韻的洗染也開始出現，她讓筆下的人物，不只是在交代一種出場；李重重對人物題材的營造，更像是在面對人生劇場。許多角色的進出，是個人也是群聚；是生命繁花盛景的書寫。這，總讓我想到她從學校離開之後到電視台的工作，那樣的環境是個萬花筒、是個不斷更迭情節與情感的平

台，充滿著人與事、充滿著離開與進來、充滿著許多欲語還休及說了也無可奈何的……。這些在心裡空間上，或許是清晰卻也相對疏離。

李重重在人物主題的描寫上，情感是更入世，但卻也相對更含蓄；而少了一股喧囂。

#### 她畫自然生命，也把「光」給引進來了……

從人物到風景，李重重真正做到了實踐自己的層界。

李重重不愧是一位喜歡旅行的人，她在她的風景創作裡面，竟然把「光」給引進了畫裡！

水墨的進展，固然能解決空間景的穿透；但對於光影的鋪陳，則相對沒有特別去著墨。可是，李重重卻能做到這一點，她把大自然風景裡的「光」拿進來成為她作品中的層次變化。這點，委實令人驚艷。

李重重應該知道梵谷(Vincent van Gogh, 1853-1890)在1888-1889年在阿爾期間，畫了許多關於以絲柏樹(Cypress Tree，也稱系杉)為題材的油畫。梵谷在給弟弟西奧信裡說到「這些絲柏一直繞在我腦海裡，我覺得很驚訝，還沒有畫家畫出我所見的絲柏。這種樹的線條和比例就像埃及方尖碑，碧綠又加深這了這種特質。在燦爛的陽光下，這種樹看來是一抹黑，像是最有趣卻也是最難彈奏的黑色音符」。梵谷之所以會如此形容絲柏樹，原來這種樹從某一種角度看更像是幢建築。絲柏，本身就是個圓柱體，它的樹幹出奇的短，上面的三分之二淨都是枝葉。假如有風帶過，由於絲柏的樹葉是從樹幹圓周的幾個點長出來的，因此，當它受到風的挑逗，就會喜孜孜地顫抖著，但這樣的動會因為在幾個不同軸心當中發生，使得你遠遠看著它，就好像風是從不同地方灌進去樹的軸心，產生一種全身都在搖動的錯覺，就好像蠟燭在風中，燭芯搖擺不定。這樣的自然景緻，都被梵谷細心地觀察入眼，使得愛爾蘭著名作家王爾德(Oscar Wilde, 1854-1900)生前就曾說過一句相當有名的話「倫敦是沒有霧的，因為惠斯勒(James McNeill Whistler, 1834-1903)把這霧畫了出來，倫敦才有了霧。同樣的，由於梵谷；普羅旺斯的絲柏因此就增加了許多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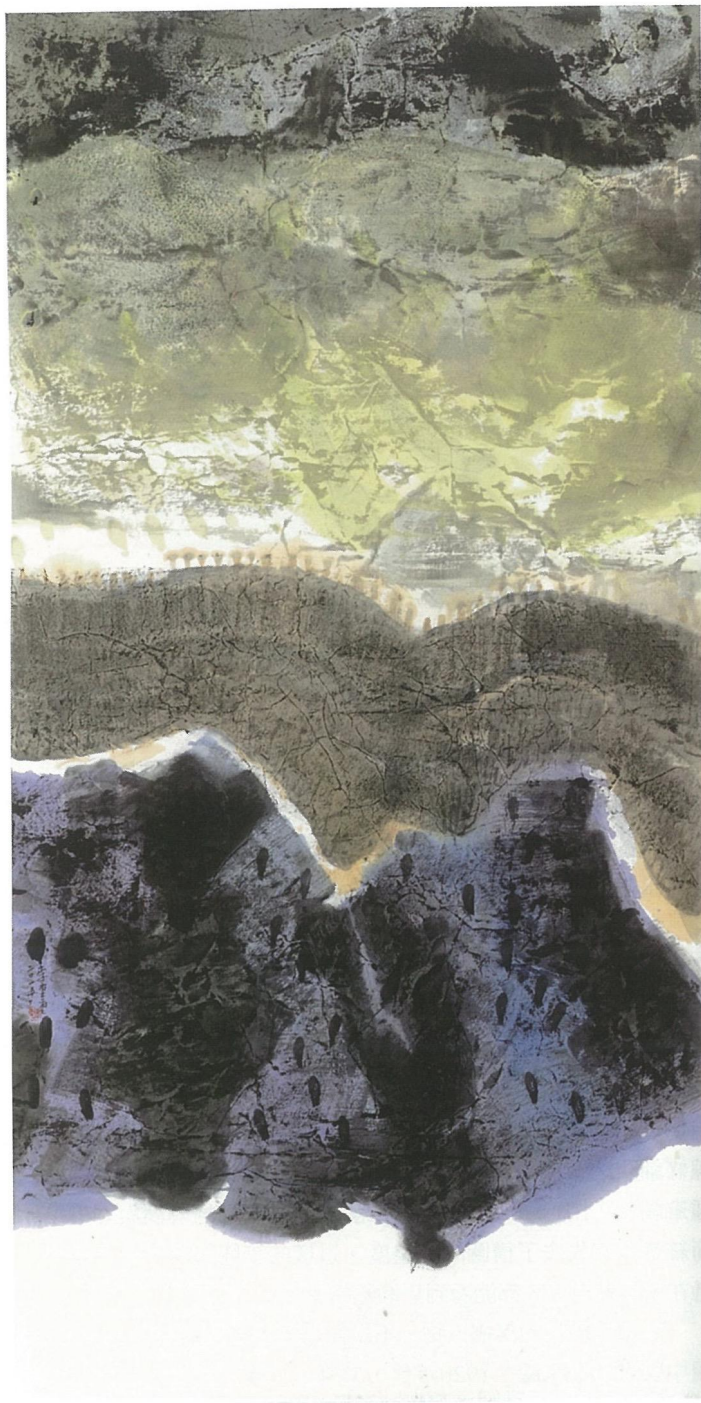
李重重在面對創作時，不會固守在對於單一素材或技巧的全然性使用，也就是說，她能去調解水墨與西畫不同材質的表現方式，讓她從自然所感受到景緻，能夠以她個人覺得最貼切的方式來表現。在2013年《春意鬧之一》的作品，由於這件作品很顯然是描述初春季節，植物才剛經過一季寒冬之後冒出身，身上兀自還留著幾許青澀，姘紫嫣紅也出落得愈加嬌嫩。李重重在運用粉紫和baby blue這兩個顏色上，就讓紫色本身呈現一種陽光在背後穿透過的透明感，畫面的粉紫是輕靈的、完全沒有深春或夏季的沉滯色彩。這也就是說，顏色成為她表現「光」的「溫階」最佳的媒介。在2014年《化蝶》的作品中，講的固然是生物進行體質蛻變過程，但她似乎像是在駕馭一大片的風景，整個畫面是充滿著各種「放與收」的筆觸，她運用不一樣的色階來交代從繭化蝶的過程，沉重的棕色是代表過去生命負荷，淡淡輕輕的粉色則是生命正欲探觸世界的好奇，李重重毫無障礙地透過色彩的染與洗，再加上淺淺勾勒似有似無的筆觸，讓畫面置身在一片安靜氛圍，從事著生命幻化的劇碼；而那薄薄淺淺的光暈，成為畫面最靈活的表情。2014年也有一件名為《怒放的生命》，這想必應該是描寫台北街頭常見的木棉花。李重重以特寫來架構這個主題，花開的燦爛，基本上並非是她著意想要述說的主軸。她讓枝頭上的桔橙與木棉花枝幹特有的深棕色，彼此成為畫面的對話，色的深與彩度的清亮，就這麼構成陽光下的鬧趣，這件作品寫得輕鬆，卻藏蘊著豐厚的心理愜意。

李重重固然擅於描繪景，但李重重更擅於觀察景。她讓生活的尋常，轉眼也成為生命風景的不尋常。

她透過創作與自然相處，更能理解天地壯闊、更能心氣祥和

李重重並不是以一種極端刻意的方式來構築她的畫面，她屢屢是透過筆的乾濕來交代出情境的濃與淡，就好比她會以顏色的染來牽引出光線的游移，她讓自己的作品一完全沒有出現那種過於經營、甜膩的具體，甚至帶著一股放任的童真，這樣的表現應該是與她早年教兒童繪畫有著相當大的關聯。只是，李重重並沒有過度去放縱自己作品裡的那股樸素與率真，她反過來在樸素的結構當中去藏細節、去很細膩梳理自己的情感，這使得作品的閱讀心理是有層次、有秩序的。

李重重喜歡親近大自然，也樂於在創作中描繪大自然；可貴的是，在她的作品當中，大自然是個更廣泛、中性的生命，不單單只是侷限一般人眼中所謂大山大水的豪華。只是，她所選擇的題材與表現絲毫不減作品所展露的壯闊。她筆下的壯闊，不見霸氣卻見氣順心靜，那份從心裡發出於外的清闊，更能讀出她透過創作與大自然相處，同時也讓自己性格當中的不時興與人爭、不羨慕別人、不爭強好勝……愈加凸顯。畢竟，沒有了汲營，自然也就沒有了慌亂，也就更能忠於自己的恬靜，更能體會「人隨風過，自在花開花又落」的順情。



右上 / 李重重 大地情懷 水墨設色、紙本 139×68.5cm 2015  
右下 / 李重重 春 水墨設色、紙本 33.5×43.5cm 1993